

序

这部作品所写的，是寻常巷陌中的一位寻常妇女，她有她的崇高理想，也曾为社会做出一定的努力和贡献。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，她失败了，可是她的失败并不能掩盖她的努力。人是应当有理想的，但是他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，并不完全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。

一位寻常妇女是不是可以立传呢？按照中国的史家，是不能立传的，清代的古文家方苞曾经说过，只有一二品大员，经过皇帝批准才有立传的资格。至于一般人民如种树郭橐驼之类只能由文人当作一种文字的游戏。但是在西方文学史中，是完全不同的，鼎鼎大名的约翰逊博士只是一位乖僻的文人，至于附带出现的如约翰逊夫人、威廉夫人等，更加是寻常人物，对此中国的旧式文人是不会提到的。

这本薄薄的小传，就这样写出了。传中的人名、地名、机关名，由于是在特殊的年代写作的，因此都经过一些转化，关心的人还是可以理解的。

古漪园中的秋游是实写。那一天方舟夫妇正在领略温馨的秋阳，灿烂的秋色。勤劳壮健的劳动人民，正在准备迎接一个蒸

烈日上的新时代。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路平坦地走下去，历史已经作出结论。

这本书是在惊涛骇浪中写成的，但是我的心境却是平静的，因为我相信人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遭遇，总会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。

一九八〇年三月东润自序

方舟的家史

淮南是一个大省，从大别山脉向东，一派丘陵地区，这里有黄山、霍山 重冈叠嶂 万水东注 造成巢湖、瓦埠湖 再东是洪泽湖、高宝湖 果然是天连水 水连天 无边无际。高宝湖的东边是运河，运河的北首是淮水，南首是大江，真个滔滔茫茫，一泻万里。运河以东是水网地区，中间一只脚盆，是兴化县的周围。无边的大水，有时造成特大的自然灾害，人民的流离痛苦，是数不尽的；但是大熟的年岁，秋天到了，一年的辛苦，结成丰硕的果实 黄熟的稻穗 更是一望无际。在封建时代 完了秋税以后 家家户户，都洋溢着快乐的气氛。

因为地形的东西不同，因此自古把西边的丘陵地区称为淮南西路，东边的水网地区称为淮南东路。东西虽然不同，人情风俗，大体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尤其在南宋时代，淮水曾经是女真族和汉族的边界。那时女真族以入侵的姿态进入历史的纪录，汉民族在南宋王朝领导之下，正在这里作顽强的挣扎。南宋王朝是历史上一个软弱的王朝，但是人民是顽强的。女真的侵略军结队南下的当中，南宋的统治者早已屁滚尿流，逃过长江，甚至逃过钱塘江，准备渡海；这里的人民却结成山寨水寨，用自己的热

血保障自己的家乡。牺牲当然是巨大的，淮南省的户口曾经猛降到四万余户，但是血泪的挥洒更锻炼了人民的坚强意志。在中国北部的女真族衰退以后，新来的异族更凶暴更犷野地南来的当中，淮南人民的斗争不是低落而是更坚强了。尽管入侵者的铁蹄曾经一度像风扫残叶一样，从东亚到西欧，在一刹那之间，蹂躏了一大批的国家和民族，但是淮南的人民却坚持了三十多年，直到南宋的统治者已经向敌人屈膝，要求这里的人民不再作无谓牺牲的时候，他们明知大势已去，还是拒绝放下武器。这些都是历史的故事了，但是历史的故事却证实了淮南东西两路人民的坚强。

人民的意志，不是无情的历史磨灭得了的，时代变了，封建统治者不知换过几个朝代，可是人民的意志却很少受到时代的磨折。他们与天斗，与地斗，与统治者斗，与地主恶霸斗。他们的生活是辛苦的，但是辛苦的生活只是更加地锻炼他们，使他们更勇敢，更机智。

如今却说淮南东路济川县的一户人家。济川是一个小小的城市，在邗江的东南，已经到了长江的边缘。浩荡的长江从西直下，到济川县的柴墟镇，来一个九十度的大转折，经过几十里的光景，到骥渚县，再来一个九十度的大转折，滔滔的万顷大海已经在望了。济川县被拥抱在这两个九十度的直角之中。县东南五十里有一个集镇，名叫李家集，原来是一座大镇，衰落下来，也还有几十户人家。因为镇南便是骥渚县，那里的老百姓在农闲的时候，都以织布为业，机声札札，辛苦了若干日以后，把土布收到李家集，再由集上的行家，转售给下河一带的布商。这些行家实际上是居间人，因为布商和机户之间没有中间的联系，在那个时

代是行不通的，所以他们担负了收购的任务，也还是需要的。

十九世纪八十年代，李家集有一户李月记布行，老板李月波用现在的话说在场面上各方面都兜得转，因此把这座月记布行做到近悦远来。李月波有一个缺点就是在男女关系上随随便便，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，只算是小小的风流罪过。当他到驢渚收布的时候，和一位大户人家的寡妇钩上。他已经成了家，这位寡妇是不肯轻易过门的，生了一个男孩，由月波抱回来，居然长大了，后来叫做诚斋。月波在家里又和丫头钩搭上手，生了一个男孩。这以后他的妻子才生了第三个，最后索性把丫头收了房再生了一个男孩。诚、明、亮、达四弟兄慢慢长大了，亮斋因为是正室的孩子，人又聪明能干，兄弟们总得让他些，诚斋和明、达两位只算是三个配角。

月波去世的时候，亮斋和三位兄弟一商量，由明、达两位带着庶母到乡下去种田，当然没有话说。诚斋虽然居长，事实上还是由亮斋指挥的。可是他有一种本领，不拘什么布，只要他眼睛一过，就能报出是用多少经线纬线织成的，连带布的重量质量，在这一眼之中，都能如实地报出来，因此在布庄收布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最得力的人员。这些事亮斋都记在心里，因此他和诚斋一商量，由他们两位把父亲的铺子顶下来，牌号仍然是李月记，老板却是老大和老三。

到九十年代，诚斋已经有了四个孩子，三个女的，一个男的，家累也重，光景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亮斋的鬼点子又来了，他想自己孩子少，犯不着替诚斋养活这一堆儿女。一个冬天他对诚斋说：“大哥，店里的事你是最清楚的，看来是进的少，出的多，如今的光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你划算一下，能不能再凑出些本钱来，

我们还是把上人的事业维持下去？”诚斋和老三说话，一向是矮了半截的。虽然是哥哥，究竟不是胞兄弟。且说自己凭什么再凑本钱呢？本来他不如亮斋能说会道，现在更是一言不发了。到了年终，亮斋拿出本钱来，牌号没有换记，老板只剩了亮斋一位。乡间的规矩，新年初五，要敬财神爷，平时总是首先由老大朝上恭恭敬敬地磕头，接着是亮斋，以后才是伙计们。这一天不同了，阴晃晃的蜡烛点上以后，当中烧了一炉好香，亮斋也不客气一句，趴下去就磕起头来，磕过以后，他才让伙计们磕头，当然是由诚斋领班了。

诚斋是老实人，不过对于亮斋这一套办法和自己地位的变更，他是明白的，真想不到自己竟变成一个替老三干活的人了。他虽然不在店里管账，对于店内的盈亏，也还知个大概，怎能亏到这一步田地呢！他憋了一肚子气，话也没有说，只是一天一天地捱下去。

祸不单行，正在诚斋降成伙计的当中，他的女人咽了气。痛苦是没有底的。孩子一共是四个，大的才不过十二三岁，虽然是女的，多少还能烧点煮点，可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到底能做些什么呢？还有，诚斋的任务是到驢渚收货，天不亮就得起来，到中午是不是能回家，自己也没有个数，这四个孩子怎么办呢？事情真真把一位老实人磨折到不成样子。

不过，困难总有个尽头，常到诚斋那儿去的一位季奶奶出来替他说媒。诚斋的收入要养活一家五口还忙不过来，凭什么再继续弦呢？可是禁不住季奶奶的劝说，而且事实上自己也招呼不了这些儿女，只得点点头，由季奶奶去穿针引线了。

这位季奶奶的先生原先也在一家铺子里做伙计，因为一向

无儿无女，自己又懒散，乐得跟季奶奶一同跑，东一位姑妈，西一位舅舅，不知他家哪里来的这些亲戚，好在季先生到处随和，奶奶又能说长道短，总不会没有他们夫妇插足的所在。眼前季奶奶正在想到一位远房侄女，柴墟镇的季家二姑娘。

柴墟镇是长江边的一个大码头，名义上属济川县，实际上这里距济川县、海陵县、邗江县都有四五十里，差不多是个三不管的所在。下河一带周围几百里的地面，都把柴墟镇作为一个出江的口门，所以显得特别重要和复杂。镇上的季家是一个大族，人丁极旺，在那个时代，特别显得气派。季家有一位季大爷，是个著名的鱼贩子，别号“海里蹦”。由于柴墟镇是出江的口门，到淮南东路推销海货的宁波船都集中到这里。每年四月间，拢到港外的黄鱼船还不多，那时的规矩是不问什么人，只要第一个从小船蹦上海船的鱼贩子，这一批来船的黄鱼都由他一个人包下来。季大爷年青的时候，仗着一身的好武艺，技高人胆大，总是第一个蹦上宁波船，这一批货色就算是他的。年份久了，很少有人争夺，差不多他就操着第一批黄鱼的专卖权。由于时令还早，什么人都爱吃一个新鲜，利息当然就优厚了。季大爷挣了一份不小的家产，在柴墟镇出了名，谁都得尊他一声老太爷。

季大爷在营运上一帆风顺，可是只生了两位姑娘，不久就去世了。在大姑娘出嫁到海陵县栾姓以后，老婆婆不久也去世了，遗下一位二姑娘和一份可观的遗产。在封建社会里，姑娘们是不能承继家产的，便有一批堂房兄弟出来争夺遗产，这个说：“我最亲，家产应当由我继承！”那个说：“论远近我们也差不了许多，可是老太爷在世的时候，对我最好，我也尽心尽力地伺候过他老人家。”也有些死者的侄儿，道理虽然提不出来，也要出来争执，凭

着嗓门高，拳头大，总不能看着这份家业落到别人手里。有一点是共同的，他们知道大姑娘向来是个没嘴的葫芦，提不出主张来。可是二姑娘呢，虽然没有婆家，年龄已经二十四五，差不多是一位老姑娘了，懂的事也多，在争夺遗产的当中，只要她说一句，死者对哪个侄儿亲一些，或是哪个侄儿伺候得周到一些，那么在遗产的分配中，这个人的机会就多一些。因此二姊姊长，二姊姊短，大家都来向她讨好。争遗产的官司不知打了多久，最后由济川县的知县老爷公断，当然由出钱结交知县老爷的人掌握了一大半，其余大家都沾些光，总算不是空闹一场。到这时候，胜利者固然认为分所应得，失败者都把怨气搁在二姑娘的身上，见了面还是亲热地喊一声二姊姊，背地里却称她为“二垮子”。

季奶奶是一位远房嫂嫂，在和李诚斋谈话的当中，正想到这位姑娘。她从李家集回城，把家务料理了一下，叫着一部小车，叽叽咕咕地走了四十里，从济川县城赶到柴墟镇。车子一直推到二姑娘家里。二姑娘本来最热情，手头也还宽裕，见到这位多时不见的嫂嫂，连忙把她接下来。

“好久没见到了，这一会该在柴墟好好耽搁些时吧？”二姑娘说。

“是呀，”季奶奶说：“还是那回在城里打官司的时候看到的，现在差不多又是年把了，日子过得真快。”

这一晚，季奶奶和二姑娘躺在一个铺上，谈了不少的体己话儿。她谈到李家集的光景，慢慢地就说到李诚斋身上来。

“嫂嫂，这件事我们不说吧，散漫惯了，还是一个人生活自在些。”二姑娘说。

“妹妹，不是这样讲的，”季奶奶说：“落叶还得归根，人总得

有个归宿。是的，这是续弦，可是妹妹，你也得想一下，二十五六岁的姑娘，有几个不是给人家续弦的？续弦固然是续弦，可是上无公婆，又没有小姑姑挑眼搬是非的，到了人家，就由你当家，有什么可说的？李家集的李月记这号布行，妹妹你不是没有听说过。诚斋的为人，厚道老实，做嫂嫂的还会在妹妹面前撒谎吗？就说他有一个女孩子，也已经十二三岁了，又忠厚，又能干。凭诚斋这个布行的大老板，也不至于辱没我们姓季的门户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打过三更，时间已经不早，二姑娘也疲倦，慢慢地睡实了。

做媒的都是有传授的，总免不得带个三句五句的谎话，要是完全不扯一些谎，难道就不做亲，大家都去做和尚当姑子吗？像季奶奶这样的说媒，要算再诚实不过了。诚斋确实是当过老板的，就是现在他的地位已经变化以后，一般人口顺，还是这样称呼他。至于孩子，他可就多了，除了大妞以外，还有八九岁的二妞，四五岁的三妞。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儿子，年龄才得十岁，学名一个楫字，可是书生气十足，平时非常用功，常常获得老师的夸奖。这一切，在二姑娘从柴墟嫁到李家集以后，都看清楚了。

她现在已经不是二姑娘而是李奶奶了。李奶奶下了花轿，便遇上了一系列的问题。她看到诚斋已经无力支持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。但是问题不在这里，单凭她的嫁奁，她还担负得起，真是下得花轿，进得厨房，里里外外，她的肩膀宽得很呢。问题出在亮斋的三奶奶身上。大奶奶依着孩子，称她一声三妈，当然三妈也得回敬一声大妈。可是尽管这样的称呼，三妈已经四十出外的人了，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妈，和她平吃平坐，已经从内心里感到不痛快，何况现在诚斋还是靠老三吃饭呢！这一切引起她的

不舒服。她有她的办法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都在她的影响之下，慢慢地和这位继母疏远起来。可是大奶奶尽管年轻，办法是有的，她首先是不和孩子们对立，家务事她抢着干，对孩子则尽量满足她们的要求。小孩子的心境是随时转变的，虽然认到这不是亲生的妈妈，可是亲生的妈妈能给的，她都充分地给了，那还有什么说的。最值得注意的是李楫这孩子，李奶奶看清楚这是一个有心计的孩子，不像他爸爸那样的沉闷。那时科举还没有废，一件秀才的襦衫，正在那里诱惑每个男孩子。李楫一心一意看定这件襦衫，李奶奶明知道他不是自己的孩子，可是她很清楚即使自己生下一个小厮，有一个肯上进的哥哥作榜样，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道理想通了，李奶奶认定自己已经有力量闯过每一道难关。

李楫发愤苦读的情况被三叔看透了，他风言风语地说：“生意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做生意，一把算盘就够他吃一世。要说考秀才，莫问没有这本领，即使有了本领，李家从来没有考过县考，报考的时候就找不到廪保。”——那时报考的总得有一位在学的廪生保荐，否则算是开籍，这是廪生的一块肥肉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规定。这件事把李楫搞苦了。

李奶奶看出这个问题，她和李楫说：“孩子，愁什么，柴墟镇季家的廪生多得很呢，将来他们陪你去报考，看哪个敢站出来说话！”这一句有力的话语，使李楫更加笃定地读书。至于读书是为了什么，考秀才又是为了什么，说来说去，还不是个人的名利，这种思想，李楫没有想到，连带他爸爸和妈妈都没有想到。

时间已经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了，在这个时候，中国人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。北方的义和团一向是坚决反抗满清王朝的统治的。满洲族入关以后，在河

北执行大量圈地圈房的政策，人民被迫得离乡背井。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，他们曾经利用各种宗教形式，团结起来，和统治者进行顽强的斗争。现在帝国主义者又来了，他们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，当然他们也会迫使中国的统治者成为他们的工具。统治者面临着双重的敌人，一边是中国人民，一边是帝国主义者，在这两者之中，尤其是后者使他们更感到不好受。可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花招是很多的，他们拉拢群众中的头头。在头头们进行拜佛拜祖等宗教仪式时，统治者也就跟着在后边磕头行礼。有时头头们来到的时候，统治者中的王爷们也是大师兄长，大师兄短；临到他们出门的时候，王爷还得送出大门，毕恭毕敬地把大师兄送上八人大轿。这一着真是两面三刀，毒辣万分。群众的“反清灭洋”的大旗，慢慢地变为“扶清灭洋”。统治者一边借着帝国主义者的屠刀屠杀人民，同时再在人民的背后勾结帝国主义者，搠上一刀，北方人民群众的鲜血染红了大地。但是血不是白白地流出的，帝国主义者看清楚中国人不是轻易可给他们欺侮的，同时统治者的根株也被掀动了，十年以后，满清王朝的统治从历史舞台上倒下去了。

这一场血腥的战斗在北方进行的当中，东南一带的人民是不很了解的。李家集照样地生活下去。李诚斋照样地替李月记收布。但有一件事他是关心的，在婚后的第四年，奶奶怀孕了，本来养家活口的事一半还得依靠女人，现在问题到了面前，添了一个孩子，生活的担子压得更重了，正为这件事感到为难。九月下旬，小妞儿出世了。

方舟上学

小妞的出世，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带来了不少的欢乐。大妞和李楫已经不小了，就是二妞、三妞也到十岁内外，因此婴儿的啼笑，常常引起一阵喜悦。可是诚斋的包袱更重了，李奶奶的细软也一件件地落到高利贷者的手中。不过诚斋和李奶奶的感情更深厚了。小妞还记得她跟着妈妈到海陵县大姨妈那里去过，在住了一两个月以后一个傍晚，一辆小车叽叽咕咕地送她们娘儿两个回家的时候，在李家集外的马路旁边，看到诚斋。他连忙把孩子抱过去 和她亲了一下，一边轻轻地说：

“我这几天老是到马路边上看着，谁知道你们今天才回来呀！”

“是呀，”李奶奶说，“在姊姊那里总是心挂两头的。”

诚斋把父亲的慈爱倾注在小妞身上。尽管手头不太宽裕，天晚由浴池回家，洗濯了一身汗垢，送走工作的辛苦以后，总得买个雪梨或是一包京枣带给小妞，答复这一个欢乐的笑脸。这一切小妞都还记得。

可是诚斋在辛苦的生活中病倒了。没有多时，在一个黄昏，紧紧握着小妞的小手，终于离开婚后不足八年的妻室和五个孩

子而去世了。四五岁的小妞记得自己伏在棺材的前面，把一张张纸钱给爸爸烧化。

悲痛和贫苦摧残了李奶奶，可是就在这个死丧的悲痛还无法抑止的时候，她还得准备给李楫办喜事。李奶奶办喜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上一年大妞出嫁给一位姓宋的店伙，好在这是一家忠厚笃实的人家，事情也还顺手。目前李楫的问题却把她难倒了。李楫所定的亲事，是济川县的吴家，是表兄妹的婚姻。李楫的母舅姓吴，是一个小地主，因为有一位堂兄弟做过一任学台，便带来了三分官气。现在舅舅虽然死了，可是舅母却是一位刁钻入骨的妇人。她看到自己的女儿肺病已经到了第三期，便要求趁着诚斋的热丧办喜事，乡间人称为“冲喜”。

李奶奶约略知道一些情况，可是三奶奶的风言风语传出来了，说是到底是晚娘，没有把儿子的终身大事放在心上。李奶奶经不住三奶奶的挑拨，同时又因为舅奶奶的软骗硬逼，终于把一位弱不禁风的新娘子接回来。总算是体谅诚斋去世的悲哀，没有要求什么大吹大擂的排场，可是吴奶奶把问题提出了：总得给新娘子治病啊。驩渚县的四墩子有一位名医，吴奶奶要求陪同病人去四墩子看病。中医治疗的要求是反复看，仔细看，李奶奶只得雇船带同亲家奶奶、新娘子和小妞去了，家务交给二妞。医师的要求很高，参、茸、桂、术一大堆，在冬天还得吃个西瓜。李奶奶只是三十开外的人，赢得了一头白发，连新娘子也看不下去了。她背着人和吴奶奶说：

“妈妈，我的病自己很清楚，眼看是好不了，不要再难为婆婆了。”

就这样，一叶扁舟把一位垂死的新娘送回李家集。直到新娘

咽气，吴奶奶还在作最后的要求，在一切满足以后，她才在悲嚎声中回到济川县。

两年之中 经过诚斋、新娘子的两番丧事 和大妞、李楫两份婚嫁，李奶奶是憔悴了，她的金首饰和皮衣服都变卖了，可是她毕竟熬过这几关，没有被旧社会的旧风俗所吓倒。三年满服以后 李楫到县城报名投考 通过县考 再搭帮到崇川州应州考 总算十年寒窗毕竟换来一件襦衫。在喜报送到李家集的那一天，不但李奶奶是心花大放，连带亮斋三叔，还有二叔和四叔都很高兴 因为李家出了一个秀才 从此可以免去许多啰唆。襦衫看来没有什么价值，但是毕竟可以消灾降福，旧社会对于科举的向往，不是没有具体理由的。

进入二十世纪五六年了，科举的寿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喘息。崇川州的一位翰林公经过了甲午战争、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这几个大事故，他的眼界已经大开了，从一个保守派变成维新派，在崇川办了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。李楫在崇川州考以后，由于他的灵活，认识到即使自己沿着科举这条路走下去，最多只能考个翰林，现在翰林公正在办师范学校呢，不如就近再在师范学校报考一下。录取以后，他成为中国的第一批师范生。在这个学校里，他确实受到这位翰林公的赏识，尤其是一位地理教师对他非常器重 认为他的那一套‘山之脉络、水之源流、府州厅县之位置’的学问 唯有李楫能够接班。其实这只是旧时代的沿革地理，派不到什么用场。可是，不管这些，李楫在学校里还是刻苦地攻读，成为该校有名的学生。

在这几年 家中也起了一些变化 二妞、三妞不久都出嫁了。三妞嫁给奉雒县东来庵一家农户，总算夫唱妇随，生活上过得

去。可是二妞却苦了，嫁到海陵县羊圈镇的一家杂货店，虽然少年夫妇关系还好，可是上面有个凶狠的婆婆，旁边还有一个挑是弄非的大姑子。这位姑子已经近三十岁了，自己总感到有些痛苦，因此看到弟弟和弟妇，更引起她的仇视。羊圈镇在一条大堤上，单是一天堤上堤下的提水，把小脚伶仃的二妞累坏了，可是她还得伺候婆婆，伺候大姑子，因为娘家远，又知道她不是李奶奶亲生的女儿，朝打暮骂，折磨得她寻了短见。

消息到了李家集，李奶奶和三奶奶一商量，三奶奶说：“那还有什么犹豫的。我们大家去捣毁这个荒货摊子。”这一来，左邻右舍，男女老少，一共二十八部小车，一部车上就是三四个，连带推车的，约摸八九十人，一直赶到羊圈镇，几乎塞破了这家杂货店。店里店外，连带内宅上下，都是李家集的人，把这户杂货铺搞了个稀巴烂。老婆婆和她的大女儿早已逃得无影无踪，只留得这个二女婿，到处磕头讨饶，一直待到李家集的人搞了个心满意足，才结队回去。李奶奶并不想这样干，可是不这样干，三妈不会说她是晚娘心吗！

小妞六岁那一年，由于李楫的坚持，她也上学了。那时没有新式的学校，只有私塾，居然在男生以外，收了三五个小女孩。李奶奶请老师给小妞提一个学名，老师说：“就叫素琴吧。”素琴仗着是个女孩，老师是不会打手心的，因此功课也就疲疲沓沓，到了下午太阳渐西的时候，孩子们便把左手的大拇指顶着右手的二拇指，然后再换过来，用右手的大拇指顶着左手的二拇指，不断交替，这个办法叫做“扯太阳”。果然真灵，经过几个女孩不断的牵扯，太阳下去了。师母总会进来牵着素琴的小手，送她出门，她就连蹦带跳地回到妈妈的怀抱。

那时缠足的风气还没有革除，李奶奶也有些不忍心，可是一处远房的叔祖父叫做熙午的有时来看到了，回去和老婆婆一谈，老婆婆说：“这样她妈不就害了她一世吗？让我去替她裹。”她自告奋勇地来了。李奶奶看到素琴眼圈红了，泪珠子正在挂着，也不忍心，可是对于封建社会的最野蛮的压力，她眼看要让步了，何况熙午婆婆是叔婆，自己拮据难支的时候，有时还得向熙午公公借些利债呢？幸亏这时候李楫在家，他和素琴轻轻地说：“小妞，不要怕，她第一次替你裹的时候，就让她裹，她不会就下辣手的。白天她来裹，晚上你自己放掉了。一裹一放，你不会吃什么苦，经过几天以后，她不会再来了。”这个方法真灵，熙午婆婆来了几次，看不到一些成绩，灰了心，不再来了。素琴总算度过了一次难关。

不过那时社会上的压力还是大的。在素琴跟着妈妈到海陵栾家去的时候，她姨嫂子真是三寸金莲，小得可怜，可是主持家务，有条有理，是当地一位有名的女人。她和素琴说：

“小妞，嫂子我真替你担心，这不是一个卖猫儿鱼的姑娘吗？”

“你瞎说，我会到姨妈那里告你的。”素琴给她一个灵巧的答复。

李楫在师范学校毕业的那一年，济川已经办起高等小学了。由于翰林公的推荐，他回济川当了地理教员，这是一个过渡。不久以后，县城里建立了劝学所，当然由李楫担任所长了。当地人尊称他一声济成。李济成已经不是一个师范生而是地方上的行政人员了。

吴氏死了以后，李奶奶替他定下了县城里王家的大姑娘。济

成担任所长，结了婚，不久就把李奶奶和素琴接到城里，赁房居住，好在她们在李家集本来也是赁的几间厢屋，现在进城，乐得宽大一些，又省得两地开支。

济川城里那时有一座高等小学，这是当地的学府，是不收女生的，初级小学多少也还有几个女生，不过群众的思想没有搞通，对于女孩子读书的要求也不高，进不了高等小学，那就再回到私塾。好在素琴已经放弃了盼望放学的思想，在私塾读书是高兴的。可是她不高兴她那个学名，要哥哥替她改一个。

济成说：“那就叫做李槎 和我都是木旁。”

“可是，”素琴说，“哥哥 大伙不是喊你李楫而是喊你济成呀。”

“那么你上学的时候叫做李槎，平时和小朋友一道就叫方舟 好不好？”

从此以后，素琴这个学名丢了，学名李槎，小姑娘们相处的时候 都喊方舟。在那时候 这算是一名一字 不过妈妈有时还喊小妞，连哥哥有时也这样喊。

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，武昌打响了第一枪，这一次和义和团不同，全国都响应了。济川城有一位从上海都督府派去的杨什么，带了两个手榴弹进城，县老爷随即把县印交出，济川算是光复了。接下去便是整个淮南省的光复，升州城经过一两次硬仗，也光复了。这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到了南京，成立了政府，算是民国元年。民国固然是民国了，可是老百姓照旧完粮纳税，只是把满清王朝送下台，换了一块招牌。

南京成立了政府以后，随即由程德全组织省政府。程都督向崇川的那位翰林公请教，翰林公推荐黄炎培主持教育厅。济成也